

片羽

周明樹

黃昏

放學後的喧嘩停息。遺下一份悲哀的寂靜。

闔上厚厚的書本，拾級而下。沿著展延在黃昏中的洋灰小徑，輕悄的走著。面對那將落未落的夕陽，思維裡突湧起絲絲的傷懷。

想起在家鄉的那些個黃昏的日子，我們一群野孩子，赤著腳，奔躍追逐在廣垠的田園裡；或捉蝴蝶、或捕青蛙、或溪溪水。把響自心靈深處的浪笑，拋在大地，而幼嫩的歌聲，像空谷的迴音，跳蕩在生命的樂章上。一直到夜的黑幕完全升起時，才高興的回家，而那滿筐的歡樂，總帶來一個甜蜜的美夢。

然而，那純真多彩的黃昏隕滅了，在時間的星空裡。

這幾年來在都市寄居的學涯生活，雖給了我一些知識的充實，但背負的行囊裡卻更空虛與惶然。在散學後，除了一陣無意義的轟動外，再也看不到那琅笑的花朵，再也聽不見那歡欣的歌聲。而那掛在天邊的夕陽殘照，卻成了一幅落寞的壁畫。

年歲的增加，一定伴著心靈的褪滅？

夜的暗影，慢慢地浮現。通紅的夕陽，逐漸隱沒。就像生命的火球，在踩過時空的軌跡後，疲倦地沈落在凋零的地平線下。

「樺！你在想什麼？嗯！」，李悄悄的來到身旁，細聲的問我。

「沒什麼，」，我真不願把這份早熟的憂鬱，感染給像她這樣純稚的女孩啊！

「樺，你騙我，我看見你的淚珠。」

是嗎？我會哭泣過？我只覺得眼睛澀澀的。

「走吧！天都黑了」。

我們併肩的走著，彼此保持著會心的靜默。黃昏在黑夜的啃噬下天逝了。漠藍的天空，閃著

第一顆星星。

藍季

窗外的楓樹，飄落一片紅葉。我彷彿嗅出了另一個藍色季節的來臨。

廣漠的藍天，悠蕩著似帆的白雲，碧綠的茸草，沾染了微微的黃，而我心園也蒙上了輕許的

愁悵。是啣嘆逝去的夏季？抑是傷懷逸失的初戀？

這是一個屬於織夢的季節，但我的夢已遠去。這是個浪漫繽紛的季節，但我生命畫板上。卻已塗抹了無數的暗影。

每到這個憂鬱的第三季，我就跌入痛苦的回憶裡。那雙含著深情的愁眼和朶朶綻起的淒涼微

笑，又把甫癒的創口，拋出血和淚。雖說美麗的往事，在時間的催逼下，已然封閉在思維的一角。可是，人真能殘酷得忘掉曾經綴亮他生命冊頁的戀情？

也許我愚昧，也許我痴誠，對湮滅的往事，依舊眷懷、惦念。不為什麼，只因為我不能忍受抽去那段注有真情的一頁後所遺下的空白。散失了那燦爛的一頁，整個畫冊又將是多麼慘澹貧乏啊！

一隻孤鴻，馱著清風飛過我的窗前，我看見牠閃在眼眶的淚珠、也聽見牠孤伶地盤旋天際時，啣啣的嗚咽。那無助的哀鳴，直鑲入我心底。

「孤鴻海上來，棲息無覓處，漂泊在異地，借問何處是歸宿？」，我，不正也像那迷失的孤鴻，流落在悲涼蒼白（失去了愛）的王國？

又有一片楓葉凋落了。我突然覺得眼角濕濕的。在這藍色季節的午後裡，我哭了。

哭逝去的初戀？哭逸失的純情？抑是為那凋零的枯葉哭泣？抑是為那單子的孤鴻哭泣？

紫湖

抖不落身上的塵囂、揮不去心靈的陰霾，我放下筆，反扣著門，走在室外。

今夜的月亮，出奇的白，像木乃尹蒼白的臉龐。樞枝上的葉臘，泛起微微的亮光。沿著伸展如玉女手臂的小徑，踩得滿地噁味，我來到了這小湖。

一層薄薄的嵐霧，曼舞在湖面，漂渺迷幻。幾盞透著紫光的路燈，悠然靜默地陪伴著，把

的水波，映得淡淡的紫。湖畔的紫羅蘭，散出淺淺的花香。我不覺深深的吸吮了一口清涼幽香的夜氣，心胸溢滿了平靜與殉美。

坐在湖邊柔軟的綠草上，身沐在柔柔的月光下，看著靜靜的湖面，思維裡重又勾出了那椿屬於這紫湖的故事。

那是個久遠相傳下來的故事。據說從前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少女，由於她常常襲著紫色的衣服，所以大家都叫她做紫女。有一天來了個外地的男人，他深深地愛上了她。而她像個不懂事的孩子，做了第一次無保留的感情奉獻，她以為她會永遠握有那刹那的幸福，直到他悄悄的離開她而不再來信時，她知道她受騙了。

於是，她每天孤伶伶地坐在她與他初次相識的湖畔，靜靜的望著。大家都說她瘋了。終於在一個像今夜的晚上，人們發現她失蹤了，而且湖水漾著紫光。就這樣，這個小湖被稱為「紫湖」。時代的悲劇總是不斷的重演。在今天，不也有著許多類似這椿故事的重現？一切的生命錯誤，就在愛情悲劇下，周而復始的進行著。

當風霧濃濃的沾拂面孔時，我才從冥想中醒來。立起身子，我望著那紫湖，心裡有著悲淒而沈重的感慨。

黑貓

像突然熄了電一樣，白晝霎時變成黑夜。死亡和慾樂，一下子籠罩著生命。而美麗的霓虹像

黑貓灼灼的瞳孔，虎視眈眈。

黑夜總容易使人迷失自己。一切白天的禁忌，在夜的黑床上，通通獲得暫時的解放。人們此刻只顧忘情的享受和翻轉原始的獸性，但每一面黑絨的遮幕，卻逡巡著一雙別亮的眼睛。

在夜的罪惡的深淵裡，那隻黑貓喵喵地叫著。

當人們發現那討厭而令人不快的眼睛，進而想驅走牠時，白晝的偽足卻已吞噬了黑夜。而那兩顆沉澱有夜晚所發生過的殘渣的眼珠卻消失了。

人們於是又週始著一天的歷程。他們在盼望，今夜不再有那擾人的黑貓。

白毛衫

久熱冬眠的心，在一個塞意甚隆的深秋夜晚，陡地被喚醒了。我忘了我冰凍在慘白的天地有多久，只記得我的確有一段不算短的日子，不曾沐浴在金色的光輝中。於是那青年人應有的熱情給發結了，而我就這樣地睡過了一個秋季，直到那個微沾冬意的深秋夜晚。

一座冰山遇到陽光終會融化的。但我卻是從一襲白色的羊毛衫上復活過來的。

命運的軌跡是在一連串的突變中點綴成的。「水晶球」、「八卦圖」，又怎能預測？當我失去一椿本可以完成的「幸福」時，我以為我死了，永遠地。我從沒夢想過我是否能復活或轉世，因為人只能真正地死一次。

但命運，總適時的在你破碎的殘骸中突變。於是，另個生命的躍動，又將譜出一曲生命的旋

律。雖然它也許又是一闕不能完成的樂章。

當把那沉寂得太久的休止符抹去時，那一襲白毛衫，似魔笛，一下子抖出了璀璨的音符，而她——一個幻像中的天使——就這樣地踩着輕曼的步子，滑進我的生命。

我迷惘地憶起：那是個月朦星稀的晚上，我們攜著手，倚坐在磊思庭園的石椅。我知道，我木訥得像白痴，也防範得像處女。但她的坦誠和真語，似母親的玉手，輕輕地撫去那不必要的顧慮。於是，我微微的抬起頭注視著她，而裹在她身上的白影與托在衣領上的秀麗，霎時懾住了我。我驚訝的是：凡人怎能與她並肩相俦？

我清醒得不想辯白她是否真是幻像，但我擁有那一襲白羊毛衫所帶來的幸福。也許，這一首新的樂曲將在下一個未知的時間定點上，寫出另一個休止符，然而，那又有什麼關係？重要的是，我將不會遺忘那曾有過的心靈的愉悅。尤其——那一襲白毛衫！

紅字

就像海斯特·白蘭一樣，我衣服的胸前也綉著一個耀眼的紅字。

在人生的化裝舞會裡，有誰能自然得不粉飾自己？有誰能清白得像甫落地的嬰孩？霍桑的「紅字」，並不只是貼在海斯特白蘭的身上。那醒目的「紅字」是深刻在每個人的心版！

我不完全瞭解別人，就像自己不能完全瞭解自己一樣。但我卻很清楚地看到一個無法消滅的「紅字」綉在我們彼此的軀體上。

真的，我的胸前有一個大「紅A字」，像海斯特白蘭夫人。生命在隕落……

(第十期)